【衝吧！孩子！】影片創作改變生命軌跡　3位青年拼盡全力的追夢之旅

撰文：Heidi Wong　05-07-2023　字字字

還記得自己青春的模樣嗎？那時候的你熱情滿瀉、敢於冒險、探索未來。雖然只是柔弱的小火苗，當遇到合適的時機，合適的人，就可以燒得更旺盛，更忘形。

周子淳（阿車）、陳展衡（Tommy）和黃悅瞳（得得），3個年輕人，背景迥異，對影視創作卻熱情一致：有人幻想創作港產英雄片、有人日思夜盼開拍粵語歌舞電影、有人期望作品能療癒人心……他們未必天賦過人、才華洋溢，但他們的一股熱情，令香港影視的未來添上無限可能。但夢想可如何實踐？「鄰住創本視」，一個以訓練中小學生成為製作人的計劃，找到了彼此，讓這3朵小火苗併發出閃閃發亮的花火，在烏托邦的入口指引路向。

文：Heidi Wong @heidi.is.strong
圖：Andrew @andrew_bangchan

阿車：「藝術創作可以救贖一個人。」

21歲的阿車是「鄰住創本視」的大師兄，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，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課程畢業。他形容自己的故事有點「搞笑」，「我一開始接觸創作，並不是做幕後，而是幕前」。

「先不要說觀眾看完之有得著，
其實我覺得我做資料搜集、體驗的時候，
他們都可以有些東西可以拿走，
這樣就已經有意義了。」
ACOO

中學時候的阿車是個寡言的人，由於他身上長滿濕疹，變得自我封閉。久而久之，他十分保護自己，不苟言笑。其後，他被老師邀請加入劇團，那一年劇團籌備演出歌舞劇，「我負責站在後面掏吓掏吓那一種」。

雖然只是閒角，但做「幕前」的滿足感，勾起阿車對戲劇的興趣。接着的暑假，老師在班上的通訊群組隨便發了一堆課外活動課程，與其無所事事，阿車隨便報讀了一個「拍攝課程」，打算「進修」演技，怎料課程不只讀表演藝術，從劇本創作、幕後分鏡、剪接都有涵蓋。名已報，唯有硬著頭皮讀下去，但過程中卻發現，一個創作從零開始，到自己的手上經過反覆琢磨到完成，這個成就感好像比幕前演戲更大。

//創作的意義//

中六時，學校老師知道阿車喜歡創作，並且有一定底子，推薦他參加「鄰住創本視」計劃，「那時候超級抗拒，因為我未覺得自己將來一定要做導演，這個項目又有很多低年級同學，我根本沒話題」。但半推半就下，他還是加入了。

過往他進行任何創作時，甚少思考作品的意義，總覺得創作自己喜歡的內容便很足夠了。例如他拍過一條鬼片，內容叫人別犯校規，整件事就是for fun的。而「鄰住創本視」的主旨是「寓教於樂」（Edutainment），創作內容，不論是微電影或是綜藝片，必須有關6大類別，與社會緊扣：綠色社區、科技向善、樂齡一族、少數族裔、傷健共融及社區新客。第一次在「鄰住創本視」拍微電影，阿車構思了一個傷健共融的故事，講述3個朋友，其中一個不幸遇到意外要坐輪椅，兩個朋友多年後決定要跟他組成籃球隊……為了這個創作，阿車親身坐過輪椅，「原來真的很不方便」。

拍攝完畢後，阿車方發現媒體創作最大的吸引力，是它的「影響力」，那怕微小至只有一個人被啟發，已經值得，「先不要說觀眾看完之後有得着，其實我覺得我的演員、我的團隊做資料搜集、體驗的時候，他們都可以有些東西可以拿走，這樣就已經有意義了。有時候拍片，我想可以改變很多東西。」

「當你不是一個富二代，好多事情就會變得現實……
望望銀行戶口，有幾多個五位數可以給我消耗嘗試？」
ACOO

//藝術帶來救贖//

就是這次創作經歷，讓阿車決心要踏入影視業，成為一個導演。他在「鄰住創本視」的「畢業作」叫《黑盒》。創作團隊與Meta、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協作。阿車以兩個機構的Facebook輔助小精靈為故事橋段藍本，內容圍繞受情緒問題困擾的青年瑞冬輝，與人工智能Chatbot Alice對話的故事。至於創作意念，阿車就參考外國獨立動畫《The Windshield Wiper》，「每一個人情緒低落的時、地、原因都不同，不應該單獨講一個劇情」，所以《黑盒》沒有明確的故事線，「拍攝途中，我經過好多質疑，擔心最後觀眾看不明白，浪費今次機會」。

做導演並不容易，在香港做一個導演更不容易，「當你不是一個富二代，好多事情就會變得現實，拍攝《黑盒》已經耗資五位數，但其實已經很多拍攝成員是無償幫忙。望望銀行戶口，有幾多個五位數可以給我消耗嘗試？」

不過，他仍堅持創作，只因他心底裏有個夢——一個拍攝歌舞電影的夢。阿車憶起了中學時加入劇團，做歌舞劇的時光。那一年對於阿車而言，很kick，但他卻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改變：「因為你叫一個不喜歡說話、不笑的人去唱歌跳舞，對著觀眾嘻嘻哈哈，很kick。但偏偏竟然是這種強制形式的歡樂，慢慢地讓我真的感到很歡樂。我開始覺得歌舞劇和一般的戲劇有分別，它有一種魅力、一種對於夢幻的感覺。雖然所有東西都是假，但是一種很漂亮的假」。

「我覺得人是否需要一個烏托邦呢？大家常常說，哪有人突然在海邊走著走著，又會和一個女生唱歌跳舞？無可能的。但就是很漂亮，我覺得是很讓人嚮往的一件事。現實未必有可能出現，但電影可以，這就是電影的魔力了」，阿車說。

TOMMY：「如果不做，你不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呀！」

Tommy今年只有18歲，完全吻合普羅大眾對「廢青」的定義——成績差、在學校打交、中三未畢業便輟學，他統統做齊。以前學校測驗考試，40分合格，Tommy平均分大約35，成績表全科滿江紅，唯獨音樂科，全級第二，重提「威水史」，他仍然感到十分自豪。

「有些事情，我自己不做，
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能力。」
ACOO

但，他還是「廢青」，還是老師眼中的「麻煩友」。他說，自己在學校最「癲」的一次是競選中學學生會，「隔離候選內閣呃學生，說某間茶餐廳的學生餐是他們爭取回來的，我親自問老闆娘，錄音後在宣傳片播給全校聽」。那麼為何打架？「每年大概打一至兩次吧，主要都是見到自己的膽小朋友被欺負，那個同學對我說，你別這麼多事，你知我爸是誰？！我一到小息便打了他一拳」。

//草稿紙上做夢//

阿車對學習毫無興趣，上課大部分時間都在發白日夢，就在這個遊魂狀態下，腦海漂浮出很多很多故事情節：「中二病」的、愛情的、喜劇片的，連英雄故事都有，「我常常想，紐約有蜘蛛俠，為甚麼香港不可以有自己的Superhero？」性格暴躁的他，想透過寫作抒發情緒。他腦袋一轉，用草稿紙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構思寫成劇本。不過，寫完後又意志消沈，「唉，無可能做到啦，算啦」、「要是不讀書下去，如何做創作？好難呀」。甚至連家人都不太支持他，叫他別做多餘事情。久而久之，他也被打沉，很多念頭也隨之而被擱置。

學校甚少老師和Tommy「有兩句」，唯獨音樂老師很鼓勵他，也明白他。他只試過一次把自己的創作給音樂老師看，得到的回應令他很鼓舞：「其實OK呀，不如你向這個方面發展？」奈何一切談何容易？Tommy的家人覺得他成績不好，家中又需要多個人去賺錢，勸他停學，跟隨親友從事勞動性的工作。

在Tommy臨近快將退學的時候，他協助學校一位師姐拍攝，後來發現這位師姐是「鄰住創本視」的學員。就是這樣，竟成為他加入這個大家庭的契機，讓他可以在輟學期間繼續學習影視創作的相關知識。

「我常常想，紐約有蜘蛛俠，為甚麼香港不可以有自己的Superhero？」
ACOO

//電影——是滿足我自己想像的結局//

在「鄰住創本視」期間，學員們分組創作「畢業作」的時候，Tommy撰寫的劇本被推舉，他順理成章成為了該組的導演及編劇。故事講述一對關係一般的母女，蓮姐和慧喬，剛搬到新落成的公共屋邨，女兒不願和母親溝通，但媽媽卻為了不懂打字的女兒到社區中心學習輸入法、彈結他等等，除了找到自己的興趣，也最終與女兒破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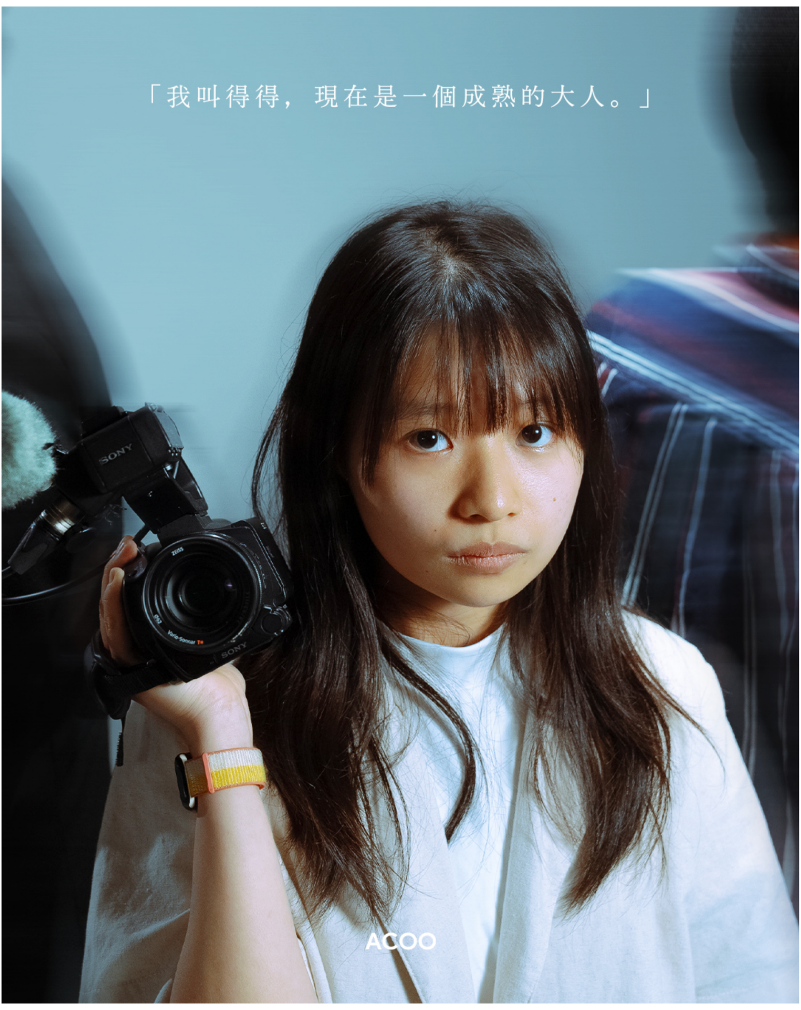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」，但這個劇本，並非巧合。慧喬面對喪父之痛，Tommy也經歷過，「我的爸爸也去世了。我有三個姐姐、一個哥哥，他們幾個人的影子都好似投放在慧喬這個角色身上，這個角色就是我們這麼多個人影子」。慧喬常常罵母親，覺得她很煩，現實生活中，Tommy一家也如是：「我們媽媽是很關心我們的人，但不懂表達對我們的關心，讓我們很多時候都誤解了她，我們也常常會罵她，覺得她很煩。」唯獨蓮姐和慧喬最終冰釋前嫌，Tommy在現實生活中卻未必能如願：「我們頭家已經『散散地』，我都希望一家人可以一起齊齊整整，但很多事情都回不了頭。這部電影，其實就是滿足我自己所想像的結局」。

今日的Tommy有個明確的目標，他知道自己熱愛表演，想要讀演藝學院，惟要繼續就學，現在的他首要任務就是存錢，「始終自己不是中學畢業，與演藝學院有一段距離。很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計劃，我學到基礎的演藝知識，起碼我不是從零開始。有些事情，我自己不做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能力」。

「以前的我很怕嘗試，現在我認識了自己，不會在困死自己。原來自己也是有一點實力的」，Tommy靦腆地笑説着。

得得：「作品不一定要意義重大，能給大家療癒的感覺也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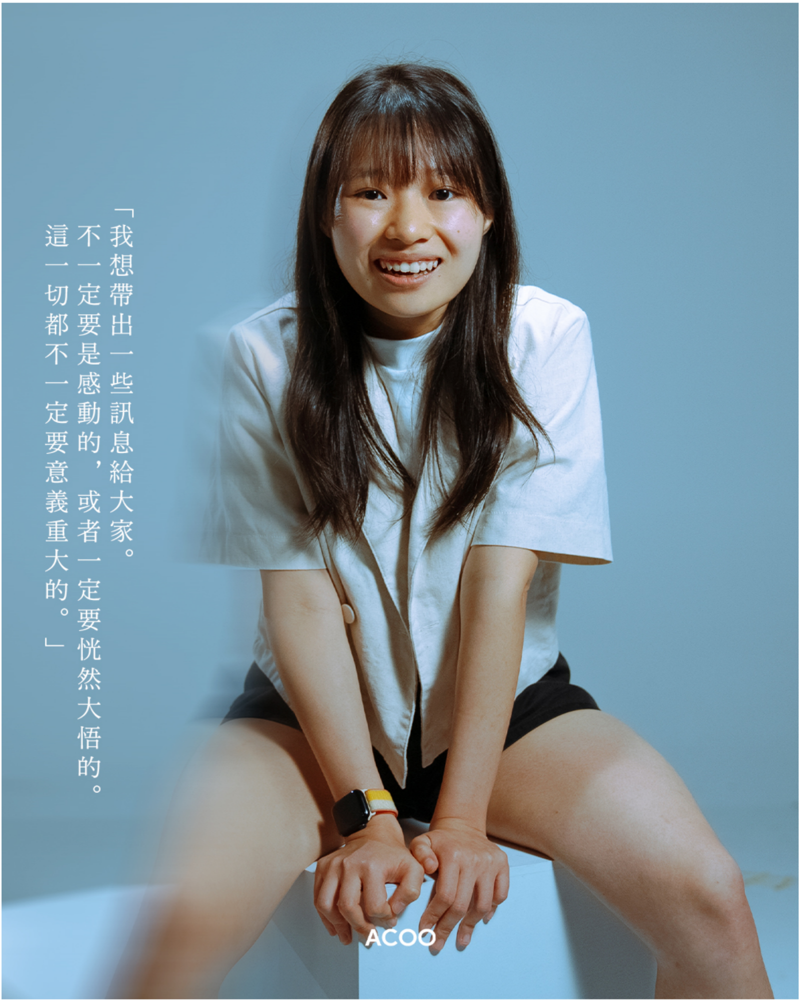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叫得得，我今年20歲，現在是樹仁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學生，現在是一個成熟的大人」。這個是得得的「開場白」。



得得是個開朗、愛笑的女生。第一次創作，是她在中三加入劇團時候，大伙兒一起構思劇本。直到得得中五，劇團竟然要轉型為「微電影小組」，並加入了「奮青創本視」計劃，「那時候我知道劇團沒了，我說，不如不玩了，不如我去航空青年團，或者摺紙組也好？我甚至有點抗拒拍攝，我覺得是微電影弄走了我的劇團」。不過，她最後還是被老師說服，乖乖的上了幾堂課，「就這樣陰差陽錯上了創本視的船」。

得得的第一個劇本叫《團圓》，講述糖尿病婆婆及孫女煮湯圓的故事。她形容自己也是和Tommy一樣，從零開始學習，「我連基本的拍片分工也不清楚」。第一次創作，這條微電影就成為第26屆IFVA青少年組的入圍作品，得得獲悉後戰戰兢兢：「我那時候在想，甚麼是IFVA？後來發現是一個很多導演、很多創作者的殿堂。在大家接受訪問時，我問自己，我作為對拍片零認識的人，憑甚麼坐在這裏和大家一起呢？」

「鄰住創本視」提倡「社、校、商、傳」結合，即學校的學生，能夠透過社福機構的資源提供或個案分享而進行創作，學生能在創作、學習的同時，作品亦可有其商業價值。得得在畢業作與提供生死教育的社福機構「毋忘愛」合作，撰寫了劇本《解鈴人》。在此之前，得得已經透過計劃接觸了不少社企，「我拍攝了《團圓》後才知道有軟餐，拍攝《解鈴人》才了解到綠色殯葬，還有知道葬禮不一定要哭哭啼啼，也可以開開心心，慶祝生命歷程的完結。這些都改變了我很多」。



「我想帶出一些訊息給大家。不一定要是感動的，或者一定要恍然大悟的。這一切都不一定要意義重大的。」

//一場街頭放映//

這個女孩一直成長，她享受寫文的過程，也喜歡創作與靈異相關的題材。《解鈴人》入面有不少非現實的片段：「這個故事講述當母親離世後，兒子能走入她的記憶，窺探她的記憶」。得得說，創作意念源自爺爺：「以前爺爺常告訴我，我的太爺很帥；我爸爸也說我太爺迷倒眾生。我沒有時光機，怎能知道以前的事？所以我希望在劇情片中試一試這個幻想」。

「奮青創本視」早年本想為學員舉辦放映會，但因疫情而告吹。他們遂安排學員們拿著iPad找一些路人去看看自己的作品。得得至今仍記得很清楚，自己拿住播放著《團圓》的iPad，戰戰兢兢邀請了一位婆婆觀看，那位婆婆竟然淚流滿面。

得得說：「我的文章也好，甚麼都好，我想帶出一些訊息給大家。不一定要是感動的，或者一定要恍然大悟的。這一切都不一定要意義重大的。例如，我拍搞笑片的話，我希望可以帶給別人一點安慰、一些療癒的感覺。」

「鄰住創本視」將會在7月8日舉行閉幕禮，屆時除了會頒發最佳節目獎、個人合拍獎及人情味主題獎外，更會放映包括上述幾個作品在內，一共六齣微電影，有興趣的你請留意「鄰住創本視」的Facebook / Instagram，了解更多資訊！

@hksocialtv

#HKSOCIALTV #YOUTUBER #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#鄰住創本視